

傳統色名的起源與開展

呂清夫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工技系教授

一 赭土、硃砂的發現與運用

人類使用色彩的例子可以上溯到冰河期，那時的人類會把死者埋進赭土之中，或用赭土塗在那些骨骸上面。大家似已注意到紅色血液的流動與否，即為生死的交關，他們似乎相信，紅色本身可以賦予死者以生命，這是第三冰河期（二十萬至十五萬年前）的事情。這時人類似乎已把色彩視作一種獨立的東西，表示色彩的概念已經萌芽。等到第四冰河期的人類，亦即最早懂得色彩藝術的尼安德塔人，在他們的墳墓之中，這些人類早已知道身體的彩繪。當初使用的顏料仍是赤色的赭土，這是人類正式應用色彩的開始，其中顯示了人類發現色彩之時，乃是基於生命的渴望，顏色對他們而言，未必是美的對象，卻常是神聖的對象，或聖化的工具。至於可以滿足這些願望的顏色應是暖色系的紅、朱、丹等色。

與此類似的是，在三千多年前的殷代，當時的皇室曾用紅色的顏料來塗在先人的遺體上，這種顏料已經不是原始部落常用的赭土，而是朱色的硫化汞（硃砂）。先人如果是女性，那麼遺體上通常都被塗上禁忌記號的「×」，或塗上心形，其顯示在文字上便是「爽」字或「奭」字，因為殷人要稱先王之后，即會冠上「爽」或「奭」，如「武丁（皇帝）之爽妣辛」等是。這裏的「奭」字後來也被當作赤貌解。至於意謂著美盛之貌的「爾」字，仍不外使用「×」形的紋飾來表示，它們都運用爽朗華美的朱色，情況類似尼安德塔人，大致也想把永生的願望延伸到死後的世界，這不妨說是死者的文身，而所謂「文」，即為一種聖化，所以當時被祭祀的死者又被稱為文祖、文考（父）、文母，故「文」者死者之聖號也¹。

1 白川靜撰，《天地玄黃》，《云》季刊，ポロラ文化研究所，一九八二年六月號，頁三三。

紅色是生命的色彩，但在傳統之中，對於這種色相的信仰又因著朱色的發現而更加確定。朱是從硃砂提煉出來的東西，大致從殷代即已有之。在安陽的陵墓中，便曾留下大量用朱的記錄，不論棺槨、或作為明器的木器、角器、骨器之雕飾，莫不處處塗朱，即使有形的器物已經腐爛，但是燦然如新的朱色仍舊附著在泥土上，連同泥土當初被器物壓出的花紋一起存留下來，此處的泥土謂之「花土」或「華土」。

首先注意到花土的人應是日本考古學家梅原末治，他從一九三八年起，三年間每隔一個月到南京雨花台的中央研究院參與殷墟大量出土品的整理。當時他在大小不同的黃土塊中，找到留有朱色壓痕的土塊，他於是想到，要把這些土塊原樣固定下來保存，因此請來修復專家促成其事。他發現大塊的花土是棺槨所壓出來的，小塊的花土是豆（高杯）形木器壓出來的，這種豆形木器跟青銅的「豆」或殷商的白陶一模一樣，故被視為青銅器發展的前身²。

二 古代的政治與顏色

劉敦楨也說：「……還有些木料上雕有以虎為題材的雲紋浮雕，表面塗朱；木料雖已腐朽，花紋和朱彩清楚地壓印在泥土上，可能也是器物的殘部。」³此即上述的「花土」。二次大戰之後，這些花土曾由大陸的「中國科學院」學術調查團予以確認，證實為殷墟大墓第一號墳的東西，同時後來這些花土也轉交南京博物院保管。然則普通的黃土何以變成「花土」，這完全是色彩及色料的關係，它們使被塗的物體同時具有聖化的、乃至防腐的作用，以致後世深受學者的重視。

不僅如此，當時的朱色也被用在甲骨文上面，那時的殷王不妨說是最高的卜者，其用來祈求神的啟示的龜版（龜甲）和卜骨（獸骨）便被刻上甲骨文。而在重要的甲骨文上，刻字的地方乃被填進朱色，有些朱色至今仍舊燦然如新。這裡的朱色對殷王來說，乃是希望甲骨文上顯示的神意能夠保證實現，並能長期保證帝王的權威性或神聖性，所以朱色也是一種聖化的工具。不過古代各朝因為相信「五德相勝」之說，所以各朝均有尊崇的顏色。而聖化也者，委實具有相當的政治性。

2 中嶋洋典著，《五色と五行——古代中國點描》，世界聖典刊行協會，一九八六年，頁八二—八三。
3 劉敦楨著，《中國古代建築史》，明文書局，一九八三年，頁三四。

殷人有一種最重要的祭典叫「亳祀」，亦即為了稟告上蒼而升火揚煙的火祭，這時祭神的犧牲品使用的是白色的狗，此外在卜辭中亦可看到白牛、白豬、白馬、白鹿等動物⁴。「周禮」巾車便提到：「樊纓七就，建大赤，……條纓五就，建大白，」鄭玄注：「大白，殷之旗，猶周之大赤，蓋象正色。」「禮記」檀弓裡面也說：「殷人尚白」。「禮記」明堂位：「有虞氏之旂，夏后氏之綏，殷之大白，周之大赤。夏后氏駱馬，黑鬣。殷人尚白，黑首。周人黃馬，蕃鬣。夏后氏，牲尚黑，周駢剛。」王注：「駱馬，白馬黑鬣。黃馬，棕色馬。蕃鬣，……白色的馬鬣。駢剛，駢是黃赤色，」⁵又「禮記」檀弓：「夏后氏尚黑；大事斂用昏，戎事乘驪，牲用玄。殷人尚白，大事斂用日中，戎事乘翰，牲用白。周人尚赤，大事斂用日出，戎事乘騂，牲用騂。」王注：「驪，黑馬。翰，白馬。騂，鄭玄說是：『騂馬白腹』，騂，說文云：『赤馬黑髦尾也。』騂，赤色的牲口。」⁶「史記」殷本記亦根據孔子所說殷天子的車子只要純樸堅固即可，指出殷人尚白。殷墟之所以出土美麗的白色大理石雕刻，應該與此事不無關係。

表(一)五行的象徵顏色及其相互作用

五行(元素)	水	火	金	木	土
顏色	黑	朱	白	青	黃
作用	滅火	熔金	毀木	蔽土	吸水
方位	北	南	西	冬	中央
季節	冬	夏	秋	春	—
象徵	玄武(蛇與龜)	朱雀(鳳凰)	白虎	青龍	「中」
朝代為例	秦代尚黑	周代尚赤	殷代尚白	夏代尚青(據淮南子)	虞舜尚黃(據淮南子)

4 同註二，頁八九。

5 王夢鷗註釋《禮記今註今譯》，商務印書館，一九六九年，頁八八。

6 同上註，頁五二八。

但在「淮南子」一書之中，則稱夏代尚青，同時其他各朝也有相對的比較，如齊俗訓：「有虞氏之祀其社用土，……其服尚黃（高誘注：『舜土德也。』）；夏后氏其社用松，……其服尚青（高誘注：『木德故尚青也。』）；殷人之禮，其社用石，……其服尚白；周人之禮，其社用栗，……其服尚赤。」⁷果真如此，那麼加上秦代尚黑，便形成了古代改朝換代的五行輪替之說，亦即虞舜尚黃屬土德，夏代尚青則屬木德，木可以蔽土；殷代尚白屬金德，金可以毀木；周代尚赤屬火德，火可以熔金；秦代尚黑屬水德，水可以滅火，因為秦滅周是以水德克服了火德，水德呈黑色，故秦始皇尚黑，「衣服旌旗皆尚黑」。這裡面雖不無穿鑿附會之處，但是也多少可以看出古人對於顏色的敏銳反應，即連政治都會帶上顏色。

三 「詩經」中的彩色世界

在甲骨文中，已可看到桑、蠶、絲、帛諸字，同時在殷墟出土的青銅器上亦可看到附有絲綢的殘片，而出土的大貴族馬車上更覆蓋著朱紅布帛，所以當時的麻織品、葛織品、絲織品應該已經發展到相當高度的階段，並已懂得染色的技巧。而在殷代末期以後逐漸完成的「詩經」（約紀元前一〇〇〇年～前四七〇年）⁸上，吾人曾經看到不少描寫染織品的詩篇，並出現不少顏色與色名。

如豳風七月：

「七月鳴鵙，八月載績，載玄載黃，我朱孔陽，為公子裳。」

7 劉安著，高誘注，《淮南子》，世界書局，一九八四年（十一版），頁一七六。
8 關於詩經創作的時間各家說法不一，茲比較如下：

高亨著，《詩經今注》……西元前一〇六六年～前五四一年
中華書局編，《中國文字發達史》……西元前一一二二年～前五七〇年
中嶋洋典著，《五色と五行》……西元前九〇〇年～前七〇〇年
門福華譯，《中國古典名著總解說》……約西元前四七〇年
屈萬里著，《先秦文史資料考辨》……約西元前一〇〇〇年～前四八〇年

又如鄭風出其東門：「出其闔閭，有女如荼，雖則如荼，匪我思且，縞衣茹蘆，聊可與娛，」

再如小雅採綠：「終朝采綠，不盈一擔。」或者：「終朝采藍，不盈一掬。」這一類文句曾引起了絲綢學者的注意，為方便研究、並曾把它們譯成白話⁹。這裏面不但把兒女私情描寫得彩色繽紛，而且紅、黃、藍、綠、黑、白各色系的顏色也都具備了，其中心理學的四原色及黑白，值得我們一加以注意、整理與分析。唯橙色類與綠色類等中間色雖已出現，然未見紫色及灰色類。

今依屈萬里著「先秦文史資料考辨」之說（因其風、雅、頌各篇考辨甚詳），將各篇製作或完成年代，及各篇之中的色名出現次數分別整理，當如下頁表（「，」表示篇與篇的分界）。

四 「詩經」二十三個色名的出現順序

可知「詩經」的色名頗不少，已經多達二十三種，一千年後的「唐詩三百首」據筆者的統計，也不過只有二十五種色名而已。所以「詩經」不但文學價值高，作為色名研究的對象，也是很好的題材，原因之一是它的時代十分久遠，可以從種種角度來作研究。

在此如將各種色名出現的順序作一整理，將其再次出現者不予列出，由此和其他紀元前的中文古書中之色名合併來看，便可看出很多色名皆被「詩經」率先用過。如大約前七〇〇年的「易經」、大約前六〇〇年的「尚書」、或大約前五〇〇年的「論語」等書中之色名，不少均非首次出現。至其首次出現的色名亦可見之於第五節的比較表中。

9 劉力編著，《中國絲綢》，淑馨出版社，一九九三年，頁一〇〇，此書曾將相關的句子譯成白話，足資參考：

幽風七月的句子譯成白話就是：「七月裏伯勞鳥兒叫得歡，八月裏績布更要忙。染出的絲綢有黑也有黃，朱紅顏色更漂亮，得給那王孫公子作衣裳。」

《鄭風·出其東門》的句子譯成白話就是：「氾城外的少女像白茅花，白茅花再好我也不愛她。那身穿白綢衫和綠佩巾的姑娘呀，只有和你我才樂意玩。」

《小雅·採綠》的句子譯成白話也就是：「從早到晚去採綠，採得藍草不滿裳。從早到晚去採藍，採得藍草不滿掬。」

表(二)「詩經」各篇出現色名統計表

大約時間	創作時代	篇名	出現色名及次數
約至前一〇〇〇年	成康昭三代之作	周頌	白 1
約至前八二〇年	夷王厲王時之作	豳	玄 1, 黃 1, 朱 1, 皇 1
約至前七八〇年	西周末年之作	檜	素 3
約至前七七〇年	西周初至東周初	大雅	黃 2, 駢 1, 白 2, 蒼 1, 玄 1, 赤 2, 金 1
約至前七五〇年	周東遷不久之作	王	蒼 3
約至前七五〇年	周東遷以後之作	鄭	緇 3, 黃 1, 青 2, 綦 1;
約至前七二五年	春秋時代以前之作	唐	白 3, 素 2, 朱 2, 蒼 3
約至前七二〇年	西周末至春秋之作	商頌	玄 1
約至前七二〇年	春秋時代以前之作	邶	綠 5, 黃 3, 赫 1, 赤 1, 黑 1, 彤 2;
約至前七二〇年	春秋時代以前之作	鄘	皙 1, 素 3;
約至前七二〇年	宣王至春秋初年之作	衛	蒼 2, 黃 1, 朱 1, 綠 3
約至前七二〇年	宣王至春秋初年之作	小雅	黃 16, 彤 3, 白 10, 夷 2, 朱 2, 蔥 1, 赤 2, 金 1, 蒼 2, 駢 3, 黑 1, 芸 2, 青 4, 玄 2, 緇 1, 幽 1
約至前七二〇年	東遷至春秋初年之作	齊	素 1, 青 1, 黃 1, 朱 1
約至前七〇〇年	至春秋初葉之作	周南	黃 1, 頰 1;
約至前七〇〇年	至春秋初葉之作	召南	素 3, 白 2
約至前七〇〇年	平王恆王時之作	魏	—
約至前六二五年	魯僖公末年之作	魯頌	皇 1, 黃 4, 駢 2, 白 1, 朱 2, 綠 1
約至前六〇〇年	至春秋中葉之作	秦	白 4, 蒼 4, 黃 4
約至前四八〇年	至春秋晚葉之作	陳	—
約至前四八〇年	至春秋晚葉之作	曹	赤 1

所以下面是以「詩經」為首的古書中之色名出現順序比較表：

(一)約前一一〇〇〇年——白

詩經周頌有客：「有客有客，亦白其馬。」說文：「白，西方色也。」釋名釋彩帛：「白，啟也，如冰啟用色也。」

(二)約前八二〇年——玄、黃、朱

詩經豳風七月：「載玄載黃，我朱孔陽。」毛傳：「玄，黑而有赤也。」說文：「黃，地之色也，從田。」段注：「土色黃，故從田。」

(三)約前七八〇年——素

詩經檜風素冠：「庶見素衣兮，我心傷悲兮。」高注：「素，白色。」

(四)約前七七〇年——赤、騂

詩經大雅旱麓：「騂牡既備，以享以祀。」高注：「騂，紅色，……周人尚赤，祭牲用紅色牛。」大雅韓奕：「獻其貔皮，赤豹黃燬。」

(五)約前七五〇年——蒼、綦、緇、青

詩經王風黍離：「悠悠蒼天，此人何哉。」毛傳：「據遠視之蒼蒼然。」說文：「蒼，草色也。」廣雅釋器：「蒼，青也。」素問：「在色為蒼。」王冰注：「蒼謂薄青色，象木色。」鄭風出門：「縞衣綦巾，聊樂我員。」說文：「綦，帛蒼艾色也。」孔疏：「蒼即青也，艾，謂青而微白，為艾草之色也。」故綦即淺綠色也。鄭風緇衣：「緇衣之宜兮，敝，予又改為兮。」說文：「緇，帛黑色也。」

10 屈萬里著，《先秦文史資料考辨》，聯經出版公司，一九八三年，書中提到：「鄭氏詩譜說：周頌之作，是在周公攝政、和成王即位的初年。朱子則認為也有成康以後的詩。……朱子的說法是正確的。」（頁三三四）並說有些詩是作於昭王時代，依昭王在位至前一〇〇二年看來，周頌應該遲至這個時段前後才完成。

11 高亨著，《詩經今注》，漢京文化公司，一九八四年。

鄭風子衿：「青青子衿，悠悠我心。」說文：「青，東方色也，木生火，從生丹。」釋名釋彩帛：「青，生也，象物生時之色也。」

(六)約前七二〇年——綠、赫、黑、彤、皙、金、蔥、奭、芸、幽

詩經邶風綠衣：「綠兮綠兮，綠衣黃裏。」說文：「綠，帛青黃色也。」邶風簡兮：「右手秉翟，赫如渥赭。」說文：「赫，大赤貌。」邶風北風：「莫赤匪狐，莫黑匪烏。」邶風靜女：「靜女其變，貽我彤管。」彤即朱色也，小雅彤弓毛傳：「朱弓也。」邶風君子偕老：「象之睇也。揚且之皙。」小雅車攻：「赤芾金舄，會同有繹。」鄭箋：「金舄，黃朱色也。」孔疏：「此言金舄，即『禮』之赤舄，故箋云黃朱色；加金為飾，故謂金舄。」小雅采芣：「朱芾斯皇，有瑱葱珩。」毛傳：「蔥，蒼也。」小雅采芣：「路車有奭。」小雅瞻彼洛矣：「韎韐有奭。」毛傳：「奭，赤貌。」小雅裳裳者華：「裳裳者華，芸其黃矣。」孔疏：「芸為極黃之貌。」小雅隰桑：「其葉有幽。」幽通黝，黑色也。

(七)約前七〇〇年——玄黃、經

易經坤卦：「上六，龍戰於野，其血玄黃。」儀禮服飾考辨：「若黑中有黃之色，與常見之蟻色極類似。」¹²詩經周南汝墳：「魴魚經尾，王室如燬。」說文：「經，赤色也。」經與頰通，段注：「周南傳曰：『頰，赤也。』一染調之，再染調之頰，……系部引爾雅正作經，周禮注引爾雅，又哀十七年左傳作窺。」

(八)約前六二五年——皇

詩經魯頌：「有驕有皇，有驪有黃，以車彭彭。」毛傳：「黃白曰皇。」

12 王闡仕著，《儀禮服飾考辨》，文史哲出版社，一九七九年，頁六九。

五 其他古代文獻出現的色名

以上是以「詩經」為主的色名出現順序一覽表，其中易經坤卦中出現的「玄黃」是否為色名恐有爭論。《周易理解》一書對於「其血玄黃」的注釋是：「天色玄，地色黃，天地即君臣，也即是說君臣都流血。」¹³又坤卦：「夫玄黃者，天地之雜也，天玄而地黃。」同上注：「玄黃是天地混雜之象。」此亦不無雜色之可能。但不管怎樣，以上八個時段除「玄黃」之外，均為「詩經」的色名。但是以下的諸色名則都是出自其他的古代文獻。

(一)約前六〇〇年——纁盧

尚書禹貢：「包匭菁茅，厥篚玄纁璣組。」爾雅釋器：「三染謂之纁。」郭璞注：「纁，絳也。」文侯之命：「彤弓一，彤矢百，盧弓一，盧矢百，馬四匹。」屈萬里注：「盧，黑也，金文及他書盧字多作旅或作茲。」

(二)約前四五〇年——紺、緇、紅、紫

論語鄉黨：「君子不以紺緇飾，紅紫不以為褻服。」說文：「紺，帛深青而揚赤也。」又：「緇，帛青赤色也。」儀禮鄭注：「其色赤而微黑，如爵(雀)頭然，或謂之緇。」說文：「紅，帛赤白色也。」段注：「按此今人所謂粉紅、桃紅也。」論語陽貨：「惡紫之奪朱也。」(另外，約前二八〇年，孟子盡心：「惡紫，恐其亂朱也。」)說文：「紫，帛青赤色。」

(三)約前三五〇年——殷、鏡、績、墨

左傳成二年：「左輪朱殷。」杜預注：「血色久則殷，……今人謂赤黑為殷色。」定四年：「分康叔以大路，少帛，績莢……。」杜預注：「績，大赤。」哀十三年：「肉食者無墨，今吳王有墨。」杜預注：「墨，氣色下。」按即晦色也，黑也。哀十六年：「其繇曰如魚鏡尾。」杜預注：「鏡，赤色，魚勞則尾赤。」鏡通頰，如前述。

(四)約前二八〇年——深墨，孟子滕文公上：「歠粥，面深墨。」

13 傅隸撰著，《周易理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一年，頁四四。

(五)約前二〇〇年——鞠、幽、緹、黝、前、鵠、鷺、藻、髹、漆、黃白、青白、赤黑、赤白、火赤、茶白、翦、爵、緜周禮天官內司服：「掌王后之六服：禪衣、揄狄、闕狄、鞠衣……。」鄭玄注：「鄭司農云：『黃衣也。』」玄調黃桑服也，色如鞠塵，象桑葉始生。」地官牧人：「陰祀用幽牲，」注：「幽，黑也。」地官草人：「騂剛用牛，赤緹用羊，」說文：「緹，帛丹黃色也。」春官守桃：「其桃則守桃黝聖之。」鄭玄注：「鄭司農云：『黝……，黑也，聖，白也。』」爾雅釋器：「黑調之黝。」春官巾車：「木路，前樊鵠纓，」鄭注：「前讀為緜翦之翦，翦，淺黑色也。」林尹注：「鵠為鳥名，體色全白，鵠色，白色也。」又春官巾車：「安車，彫面鷺總皆有容蓋，」林尹注：「此鷺，調青黑色也。」又春官巾車：「藻車，藻蔽，鹿淺褱，革飾：駢車，翟蔽，然褱，髹飾：漆車，簠蔽，豸褱，雀飾。」林尹注：「藻，水草名，與藻同，其色淺青，此藻車調以淺青色塗刷之車，」又：「孫貽讓調上髹為黑多赤少之色，此雀飾為黑少赤多之色，其說甚當。」¹⁴鄭玄注：「漆車，黑車也。」冬官考工記：「黑濁之氣竭，黃白次之，黃白之氣竭，青白次之，」又：「凡相幹，欲赤黑而陽聲，赤黑則鄉心……。凡相膠……，鹿膠青白，馬膠赤白，牛膠火赤，」又：「鮑人之事，遠而視之，欲其茶白也。」

儀禮既夕：「用疏布緜翦。」鄭玄注：「翦，淺也。」孔疏：「調染為淺緜之色。」儀禮士冠：「爵弁服，纁裳，純衣，緜帶，緜韜。」鄭玄注：「爵弁者，冕之次，其色赤而微黑。如爵(雀)頭然，」注：「緜韜，緜紱也。」

(六)約前一二〇年——青蔥、青翳、純白、皓白、素白、粹白、潔白、黼黑、黼墨、顯

淮南子俶真訓：「根菱枝葉，青蔥苓籠。」說山訓：「采薪者見一芥則掇之，見青蔥則拔之。」辭海：「青蔥，青色也，以色如蔥，故曰青蔥。」俶真訓：「夫枅木色青翳。」高誘注：「青翳，青色象也。」原道訓：「故純白不粹，」原道訓：「純粹樸素，質直皓白。」主術訓：「素白而不污。」說山訓：「天下無粹白狐，而有粹白之裘。」說山訓：「以潔白為汙辱，」脩務訓：「堯瘦臞，舜黼黑，禹胼胝。」脩務訓：「面若死灰，顏色黼墨。」天文訓：「西方曰顯天。」

高誘注：「顯，白也。」

(七)約前一〇〇年——縹、頰、倉、緇、丹朱、湘、縹、緇、皐、烝栗、緇、纁、絳

爾雅釋器：「一染謂之縹，再染謂之頰，三染謂之緇。」說文：「縹，帛赤黃色。」鄭玄注：「縹，淺絳也。」又云：「今紅也。」禮記月令：「天子居青陽，駕倉龍，載青旂，服倉玉，」倉通蒼。玉藻：「一命緇韍幽衡。」郭璞注：「緇，赤黃之間色，所謂緇也。」禮記郊特牲：「繡黻丹朱中衣，」王夢鷗注：「說是以繡有圖案（按即黻紋）的紅色綢子為中衣（按即裏衣）之領。」急就篇：「鬱金半見湘白約，縹緇綠紉皐紫璫，烝栗緇紺緇紅纁，……絳緇絳紉絲絮綿，」釋名釋采帛篇：「湘，桑也，如桑葉初生之色也。」說文：「縹，帛青色也。」段注：「縹，禮記正義謂之碧，釋名曰：『縹猶漂，漂，淺青色也。』」顏師古注：「緇，蒼艾色也。」段注：「緇，其色黎黑而黃也。」皐即黑色也。玉篇：「緇，帛赤白色。」印染織繡：「纁，……火焰一般的紅赤色。」但說文、玉篇均無此解。說文：「絳，大赤。」段注：「大赤者，今俗所謂大紅也；」

(八)約前五〇年——黼

穀梁傳莊二十三年：「禮，天子諸侯之楹，黼堊，大夫倉，士黼。」黼通黃。

六 紀元以前的傳統色名

在以上文獻之中，色名最為豐富的應是紀元前一世紀，由史遊所撰的〈急就篇〉，其對於布帛的色彩尤有詳盡的敘述，其中除了上述八個初次出現的色名之外，還有過去已有的七個色名，茲錄其較完整的一段如下：

「春秋雞翹鳧翁濯，鬱金半見湘白約，縹緇綠紉皐紫璫，烝栗緇紺緇紅纁，……絳緇絳紉絲絮綿，……」

這篇著名的文章曾由染織學者黃能馥譯成白話，並多所演譯，值得參考¹⁵。例如作者說：「青，生的意思，像植物初

15 黃能馥等著，《中國美術全集——工藝美術編（第六冊，印染織繡上編）》，錦繡出版社，頁二四。

表(三)紀元以前傳統色名一覽表

白色系	黑色系	紅色系	橙色系	黃色系	綠色系	藍色系	紫色系
白(冰散之色)	黑(熏色)	朱(朱紅)	縹(赤黃)	黃(地色)	綠(青黃)	青(生也)	紫(黑赤, 青赤)
素(白色)	幽(黑色)	縑(淺紅)	緋(赤黃)	皇(黃白)	蔥(淺青)	蒼(薄青)	
皙(白色)	玄(赤黑)	紅(赤白)	緹(丹黃)	芸(極黃)	葦(淺綠)	縹(白青)	紺(赤藍)
鵠(白色)	緇(純黑)	纁(火紅)	靛(赤黃)	緋(黑黃)	蘋(淺青)	碧(白青)	
顯(白也)	盧(黑色)	彤(朱色)	頰(淺赤)	黼(黃色)	青蔥	鸞(青黑)	
烝栗	皐(黑色)	赤(大火)	皐(淺赤)	黃白		倉(薄青)	
茶白	黝(黑色)	赫(大赤)	經(淺赤)			青白	
粹白	前(淺黑)	駢(赤色)	纁(黃朱)			青翳	
潔白	翦(淺黑)	奭(赤貌)	絳(黃朱)				
漆白	髹(赤黑)	火赤	緋(黃朱)				
皓白	漆(黑色)	赤白	金(黃朱)				
	黢黑	丹朱	湘(初生之桑)				
	深墨	緇(黑赤)					
	赤黑	爵(黑赤)					
		殷(黑赤)					

生之色。」又說：「綠，瀏的意思，荊泉之水從高處下望，瀏然而發綠，就是這種顏色。」至於原文中出現的色名包括湘(初生之桑)、白、縹(白青)、緇(黑黃)、綠、皐、紫、蒸栗、紺、紅、縑(淺紅)、纁(火紅)、青、絳、緹(赤黃)等等，可謂洋洋大觀。

總的看來，古代色名在各個色系中，已經相當複雜，如黃朱的色名便有緋、絳、金等；赤黃的色名有靛、縑、緹等。至於黃、綠、青、紫色系的色名亦已上場，即使黑白色系，更十分複雜，如玄、緇、皐等均已登場，並有罕見的灰色色

名，如「前」、翦等，白色的色名也十分多樣。這麼豐富的色名如果作個分類整理，當如上列的表三。

七 從楹柱與服飾的顏色看身份

古代不但有五方正色，並有正色彼此混合起來的間色，而且秩序井然。玉藻正義說：「五方間色，綠、紅、碧、紫、騮黃是也。木青剋土黃，東方間色為綠，綠色青黃也；火赤剋金白，南方間色為紅，紅色赤白也；金白剋木青，西方間色碧，碧色白青也；水黑剋火赤，北方間色紫，紫色黑赤也；土黃剋水黑，中央間色騮黃，騮黃色黃黑也。」因之，古人對於顏色的分辨十分細密而敏銳，緋、縹、緇、朱、緌、玄、緇的明度、彩度分辨，可以說是相當現代化的。

這些顏色除了用來代表方位，也用來表示身分。依「禮記」的記載：「楹，天子丹，諸侯黝，大夫倉，士黠。」¹⁶（稍異於穀梁傳）楹是柱子，但顏色區分了大家的身份。而照「周禮」的規定，皇帝百官皆穿禮服，禮服由冕冠、冕服（玄衣纁裳）所組成，其中衣用正色，即黑、白、赤、青、黃五色；裳用間色，即上述由正色之間混和而成的第二次色。禮服所用的鞋子則以「舄」為貴，周代皇帝的舄有三種顏色，即白、黑、赤，皇后的舄亦有三色，即赤、青、黑，皇帝在重要的場合都穿赤舄，皇后則穿黑舄¹⁷。這在古書上都記載甚詳，「詩經」邶風狼跋：「赤舄几几。」毛傳：「赤舄，人君之盛履也。」賈疏：「天官屨人：『掌王之服屨，為赤舄、黑舄。』」注：「王吉服有九，舄有三等，赤舄為上，冕服之舄，下有白舄、黑舄。」然則赤舄為舄之最上，故云人君之盛履也。」也因此，前述小雅車攻孔疏：「此言金舄，即『禮』之赤舄，故箋云黃朱色；加金為飾，故謂金舄。」

一九五七年在西安西邊，兼有灃河兩岸的西周古城灃西一地，曾經挖出了一件「輔師趺簋」的青銅器，其中記載功

16 于倬雲等著，《中國美術全集——建築第一集宮殿建築》，錦繡出版社，一九八九年，頁一六，此建築上的著名章句在本書條間接引自該書及宋代李誠的「營造法式」。《禮記》本身則尚未找到此一章句，故色名編年暫不列之。

17 周詢，高春明著，《中國服飾五千年》，美工圖書社，一九八七年，頁一三。

績、事件的銘文曾透露了若干周朝用色的訊息。文中大致敘述了當時的厲王策封師釐為樂官的場面，由於師釐世代任職樂官，皇帝又很喜歡音樂，所以除了循例賜給他禮服儀器之外，又給他許多額外的賞賜。西周的文化是一個重視紋飾的時代，同時「周禮」中所見的紋飾禮制亦已經確定，所以服飾、旌旗都有一定的體例，顏色使用更有固定的體制。這時追加賞賜乃被視為不得了的大事，並有學者（如郭沫若）指出，這種破壞體制的作法導因於縱情聲色，並成為西周滅亡的原因之一¹⁸。

該銘文曾提到：「賜女（汝）載市（黑色蔽膝）、素黃（白色玉飾）、鑾旒（旗飾）。今余曾乃之命，賜女玄衣黻純（飾邊禮服）、赤市、朱黃（朱色玉飾）、戈彤綏瑀（儀仗武器）、旂五。」其中的赤市、朱黃等物即為額外的賞賜。而在青銅器的銘文中，皇帝賜與的物品常見黼黻與「市」。市、芾、紱均為蔽膝，「說文」便提到：「上古衣蔽前面而已，是以象之，天子朱市，諸侯赤市，卿大夫蔥衡，從巾，象連帶之形。」自然這裡的「市」與「芾」相通，說文段注：「芾，天子純朱，諸侯黃朱。」此中蔽膝雖都使用赤色類，但是仍由色調的微妙差異，來表示身份的不同，這點我們在比較朱色與赤色的分別時已經討論過了。所以厲王賜給樂官「赤市」，簡直是把他看成諸侯了。同時也可以說，因為用色的不當，導致體制的破壞。

八 色名豐富的傳統世界

就上述蔽膝的裝飾而言，常見兩「弓」字形相背排列的刺繡花紋，黼黻的黼是皇帝的大禮服的紋飾，採取表示威儀的斧頭之形，此即所謂「有繡斧文，所以示威也。」黼的顏色使用黑與白色，黻則採用黑與青色來作成兩個「弓」字形，「中國古代服飾史」曾引經據典地說：「顏師古注漢書謂黻畫為『亞』形，古『弗』字；爾雅正義謂黻為弗文，取拂弼之意；陳用之據《考工記》取亞文作左青而右黑，」¹⁹在此黼黻使用的顏色主要當有白、黑、青等色，它們不僅用在服飾上，也用在器物上，所以《周禮典絲》上說：「凡祭祀共黼畫組就之物。」當然，黼、黻不過是古代貴族服飾的十二章紋之一，其他十章包括日、月、星辰、山、龍、華蟲（鳩屬）、宗彝（虎彝、雉彝）、藻（水草）、火、粉米（聚米形），它們不但

¹⁸ 同註二，頁九二、九三。

¹⁹ 周錫保著，《中國古代服飾史》，南天書局，一九八九年，頁一七。

各有象徵意義（此處不贅），同時各有特定顏色，例如「尚書大全」便提到：「山龍純青，華蟲純黃作會，宗彝純黑，藻純白，火純赤。」一般而言，皇帝服飾十二章紋具備，此外則依諸侯、子男、大夫、士的順序，章紋章數依次遞減。所以不但看顏色，看造形亦可看出貴族的身份，情況與楹的顏色分身份完全一樣。「史記」文帝本紀：「乃下詔曰，蓋聞有虞氏之時，畫衣冠，異章服以為僂，而民不犯。」「儀禮服飾考辨」說得更為透徹：「是服色之用，非但口體之所需，目遊之所適，而復臻於正俗制度，體國經野，其功偉矣。」²⁰

中文世界大約在紀元前第六世紀以後，便逐漸形成了五色的概念。亦即黑（玄）、赤（朱）、白、青、黃的概念，並由五色來代表水、火、金、木、土的五行，或代表北、南、西、東、中的方位。這五色的概念在古代的文獻上時有記載，除了事關前述「五德相勝」或象徵之外，更涉及五色互動或配色等事項，例如：

《尚書》說：「以五彩彰施於五色。」

《老子》說：「五色令人目盲。」

《春秋》說：「五色比象，昭其物也。」

《孫子》說：「色不過五，五色之變不可勝觀也。」

《周禮》說：「畫績之事，雜五色：東方謂之青，南方謂之赤，西方謂之白，北方謂之黑。天謂之玄，地謂之黃。青與白相次也，赤與黑相次也，玄與黃相次也。」又說：「青與赤謂之文，赤與白謂之章，白與黑謂之黼，黑與青謂之黻，五彩謂之繡。」

其中第二段話尤其可以體會出當時貴族服飾的五色繽紛，其青、赤、白、黑依次出現，且各有兩次。而整段記載可謂把色彩的關係整理得井井有條，如對比的色彩不但有青與赤的補色，尤多明度的對比。而色彩的方位之上下四方配置更有如一個色立體（color solid）。所以整個社會已有高度的色彩感覺，服飾配色十分考究，如詩經提到的「綠衣黃裏」、「素

衣朱襺」，《論語》中提到的服飾也很講究，如《鄉黨》：「君子不已紺紳飾，紅紫不以為褻服，……緇衣羔裘，素衣麕裘，黃衣狐裘。」其中對於類似色的搭配亦相當講究。《周禮》更提到「綠衣素紗」、「袞衣赤舄」、「四馬金車」，都可以顯示當時社會的色彩文化水平。

一九八二年，在湖北江陵馬山磚場一號墓出土了大批戰國時期（西元前四〇三年—前二二二年）的絲織品，其中用做襯裏的絹雖然較為粗疏，但是顏色已有朱紅、紫紅、黃、淺褐、黑、白色等。出土的錦亦古樸而富麗，顏色有朱紅、暗紅、黃、深棕、淺棕、褐等。單幅一般為二色或三色，最多有六色²¹。這應該是中國色彩進一步複雜化的開始，但仍不包括色名的複雜化，因為當時的色名仍以單字的基本色名居多。等到紀元前一九三年的長沙馬王堆漢墓被出土以後，其染色織品的顏色更為豐富，據調查，其用色更出現了大紅、翠藍、湖藍、藍、綠、葉綠、紫、茄紫、藕荷、古銅、杏色、純白等二十多種顏色，不但顯示當時染色、配色技巧的精湛²²，同時色名的走向複雜化亦於焉開始，大約紀元前一二〇年間世的「淮南子」之所以開始出現複合色名如青蔥、青翳、粹白、潔白、素白、純白、黼黑、黼墨等，亦可謂其來有自了。

「說文」（即「說文解字」）一書完成於紀元之初的一二一年，可以說把紀元以前的中文作了一次大整理，對於探討東漢以前的色名，應該極有價值。有些色名甚至可謂彌補了文獻之不足，自然有些色名可能是世紀之初所使用。這些色名以糸字旁居多，如緹（丹黃）、黼（青白）、綺（青經縹緯）、纁（黃色）、緹（蒼艾色）、縹（如紺色）、緹（絳色）、緹（惡絳）、緹（黠色）、緹（白鮮衣貌）、緹（白鮮衣貌）、縹（素色）、素（白）……等，不下三十個糸字旁色名。

其偏旁為黃字者有黼、黼、黼、黼、黼……等；赤字旁者有緹、緹、緹、緹……等；其黑字旁者有黼、黼、黼、黼、黼……等，至於各色名之間，自有微妙的差異。這再加上今天還在使用的色名，使「說文」中的色名不下一百種之多。

這雖然已是公元第二世紀的事情，但也顯示色名在中文之中使用的盛況。此事若與英文世界中的色名作個比較的話，

21 吳淑生、田自秉著，《中國染織史》，南天書局，一九八七年，頁五七。
22 同上註，頁九七、九八。

更可以想見色名運用在西方的相形見绌了。因為根據色名學者梅爾茲與保羅(A. Maerz, M. Rea Paul)的統計，直到紀元七〇〇年，英文中的色名不過只有紅、黃、綠、灰、草綠(Grass Green)，到了紀元九〇〇年才多了一個灰白(Hoar)²³而已。也就是說，直到中國的唐朝末年，英文世界只有六個色名而已。

至於希臘人的基本色(正色)觀念，在阿里斯多德(紀元前四九七年—前四三一年)時代也僅有白、黃、黑三色，完全異乎傳統的白、黑、赤、青、黃的五色觀念。他曾說過：「單色的白、黃、黑乃是和四元素(亦即火、空氣、水、土)相匹配的顏色。空氣與水的性質為白色，火與太陽則為黃色，土本來為白色，但因著色之故，顏色乃趨多樣。」²⁴其中的四元素和傳統的五行觀也是有趣的對比。不過只這樣說當然還看不出什麼，所以他又說，黑色是因火的燃燒，而使物體中的水份與空氣盡失的時候所產生的顏色。白、黃、黑以外的顏色乃是這些顏色混合或調和的結果，亦即其他的中間色(間色)乃依基本色的不同比例調配而成。例如黑與白相混固可以產生灰色，黑色或有陰影的物體若在太陽之下或火光之下，將產生黃赤，而黑色的物體如果起火，也將變成赤色云云。在此，所謂調色方法人人都懂，但是基本色或基本色名如果較少，則依據柏林與凱依(B. Berlin, P. Kay)²⁵的看法，便是文化發展程度的問題了。

23 A. Maerz, M. Rea Paul: *A Dictionary of Color*, New York: McGraw-Hill, 1950, pp.188-208.

24 Goethe 著，菊池榮一譯，「色彩論——色彩學の歴史」，岩波書店，一九五二年，頁四三、四四。

25 B. Berlin, P. Kay: *Basic Color Terms*,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pp.21.